

【读书笔记】

写给心灵的忏悔书

□钟倩

人生在世，总要相信一些什么。麦家的最新长篇小说《人间信》，就是写给心灵的忏悔书。这是一部真情流露的乡土之书，也是众生喧哗的悲悯之书。用他的话说，“我想掂量人性深里的一些东西，和读者分享在挣扎中站起来的勇气。”他依然像个“福尔摩斯”，游泳在时代与个体的滚滚洪流中，只为一步步逼近历史现场，捕捉到些许真相，从而找准自己的位置。

借助奶奶的讲述，“我”——蒋富春走进家族的现场，小姑上吊，父亲成了当地人口中不争气的“潦坏”，爷爷被石头砸死，奶奶与邻居阿根大炮结下的仇恨，错综交织成复杂的关系之网。与此同时，“我”的视角与成年人的视角，“我”的不理解与最后的和解，小说上、下两卷形成一种文本互照，从而拓宽了小说叙事的景深。特别是“我”与知青老师，同学蒋琴声、陆军，奶奶的干女儿张桂芝等，以“众生”百态构建“众声”格局。“奶奶已经轻得像一个纸人，一个魂灵，我可以轻松捧着，像捧着一对翅膀，一个灵魂，要飞起来，同时我的泪水也像长了翅膀，呜啊呜啦在往后飞，呜啊呜啦地飞呀飞。”这不仅是奶奶的同情，更多的是对“微尘众”的包容。

读《人间信》，很容易让人想起蔡崇达长篇小说《命运》里年过九旬的阿太蔡屋楼。15岁那年，阿太就背上“终生无儿无女送终”的残酷预言，她却逆行而上，与生活一次次过手，丈夫离家失踪，父母撒手人寰，她带着两个女儿四处讨公道，相依为命过日子。多年后，传来丈夫音讯，他在马来西亚靠养殖发家致富，阿太将两个养子和妹妹送去，自己守着身有残疾的养女，过完圆满的一生。作者有句话很是耐人寻味：“我们终将生下自己的命运，我们终将是自己命运的父亲母亲。”阿太用执拗和不服输扭转了命运的结局，命运才是她这一生唯一亲生的孩子。

无独有偶，《人间信》里的奶奶、母亲、妹妹，三代女性都历经男性的缺位，在残缺中走向完满。正如书中写道：“命运再次告诉我，它待我真不薄，尽管我薄待了那么多人，但命运是大人，不记我这小人过。”这是千帆过尽后的灵魂忏悔，何尝不是回归自我的起点？

中国式家庭内部代际之间的因果循环，本身也是一部人性的生存图鉴。痛恨父亲、与父决裂、被迫和解，蒋富春与父亲的镜像关系折射出大时代背景下人与自己的和解。父亲的“病根”源自两方面：一是爷爷去世早，令他失去了约束；二是成家立业时，他结交了好赌的“淘蛋”。因此，奶奶的“家法”成为家族内部的精神刻度，抑或是对父亲缺位的一种威慑。麦家不愧为讲故事的高手，细节足以说明。父亲屡教不改，泡在

三脚猫家赌博，奶奶被彻底气疯了，没想到第二天两只溃瘍的“死脚”又复活了，像死人复活一样。寥寥几笔，生动、传神，凸显命运的悲剧性。

从《人生海海》到《人间信》，麦家的叙事始终内蕴着苦难的精神底色，是对乡土大地的重新发现，也是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深度开掘。巴赫金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有一个观点：人的心灵永远处于不确定之中，也永远处于充满变故的未完成中。这也抛给我们一个困扰已久的共性问题：当我们谈论人性时，该谈些什么？答案千姿百态，但有一点无可否认，那就是人无完人，真实的人都有瑕疵，这并不影响外界的评价，完美的人乃是塑料人。一味放大缺点，抑或塑造成“高大全”形象，皆是致命的败笔和写作的惰性。在这本小说里，我切身感受到了麦家对于不确定性的呈现与探索。

因遭到父亲一顿痛打，蒋富春踏上离家的逃离之路，食堂打过零工，学校看过大门，进入部队当兵，后来被提拔为文化干事。作者特别擅长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，比如小妹找他的场景。他坐火车去部队，小妹在后面追赶，“她在跑动中披散的头发，拖地的布袋，狂躁的步伐，绝望的神情，彻头彻尾透着一身风卷残云的悲凉和凄惨。”多年后回想起来他就落泪，“他落下的不是泪，而是心。”两次濒死的伤口，父亲八年的牢狱、亲人的血水和泪水，伴随火车开动，从此都离他远去，也意味着精神血脉的割裂。按照惯有路径，伴随孙子的出生，家人从此便过上幸福生活，麦家却一笔荡开去，写到母亲进城看孙子，带着实施“家法”的朱漆木桶，像当年奶奶惩罚父亲那样，儿子认了错，她才认孙子。这一幕与后面的“认奶奶”又形成互补：奶奶并没有死，跑到寺庙里，救下女研究生张桂芝，被认做干娘，多年来她隐姓埋名往家里寄钱，本身也是赎罪。

《人间信》，是“无尽信”，也是命运的“自白书”。在世俗眼中，父亲是“潦坏”，即便坐了八年监狱，后来投奔日本老板依然不检点；但在母亲眼中，他是无辜的，替他开脱罪名，“把父亲潦倒、轻浮、赌博、坐牢的一生之错、之罪都转嫁到他人身上、命运头上，父亲不过是时不济、命不好，替人受过，被人毒害。”父亲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，只是社会的产物，所以麦家有一份感同身受在里面。结尾处的“众声”是作为小说的“画外音”，借助阿多诺、斯坦纳、安妮·卡森等的论述道出自己创作小说的初衷：“我和父亲的问题也许是首痛苦的诗，请容我暂且将它封存好吗？”蒋富春的父亲，也是我们共同父亲，这才是最该省思的地方。

（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政协委员）



【性情文本】

晚风吹过人间

□安宇

【岁月留痕】

夏至挑面尝新麦

□赵自力

我故乡的那片土地是丘陵地貌，家家都要种上几亩水稻，那是全家一年的口粮；麦子却种得不多，主要是产量不高且收割麻烦。

奶奶是河南人，喜欢各种面食，她对食物的偏好直接影响了家人的饮食习惯。所以从记事起便知道，即使口粮再紧张，家里每年都要种点小麦。用新磨的面粉制作各种美味面食打打牙祭，是长辈们吸引孩子注意力的最好方式。

小麦要灌浆时，父亲总会把一担担土粪撒在麦地里。撒了土粪的麦地，每天都会发生细微的变化，这时的麦穗不再往高处长，而是攒劲灌浆。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如果有场南风肆意吹来更好，小麦成熟的速度会更快。

夏至快到了，小麦熟了。站在田边放眼望去，满目金

黄。父亲摘了一根很肥的麦穗，用手轻轻一搓，粒粒饱满的麦粒落在手心里。父亲一边望着麦田，一边嚼着麦粒，说声“开割了”，两眼含着喜悦的光。于是，全家老少出动，把麦子放倒在夏天里。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”割了麦，还要忙着插秧，再抽空打麦。我们总是向父亲投去热切的目光，揣摩着他的行动，如果哪天他挑着担子从外面回来，准是去磨面粉了，有了面粉，就有了美食。

新磨的面粉像雪一样白，散发着淡淡的麦香。面粉到了，奶奶就能大显身手了。她最拿手的美食是火烧把：面粉揉成团，用蔬菜做馅，捏成饼状，放进锅里烙，烙到两面金黄时，就可以出锅了。火烧把越烫嘴越香，放冷了就不好吃了，所以我们经常围着灶台，趁热吃把。弥漫的烟火气中，掩不住我们喜悦的

场买了一个柜子，总共下来才1000元，也便理解了他的叹息。

我默默看着郭师傅打扫地面的垃圾，忽然找不到话说了。

每年都帮我们家擦洗油烟机的河南师傅，今天再次擦洗时，不小心将油烟机上的玻璃弄坏了，他逛了五六家油烟机店也没有找到配件，不得已跟我商量，一人一半钱，再买个新的。想到旧油烟机也快淘汰了，我无奈地叹口气，说：算了，师傅，我自己去买新的吧。就这样，装修预算里，又无缘无故多出一笔油烟机的钱。

从学校开会回来，匆匆提了窗帘去安装。郭师傅已到下班时间，但照例不急不躁地等着我。我在窗台上看到一盒感冒药，问了才知，郭师傅这几天感冒了。我有些愧疚，这几天没少麻烦他，让他帮我盯着擦窗户的、清洗油烟机的、修太阳能的、安纱窗的。还让他帮我挂窗帘、安灯泡、清理垃圾，几乎将他当成了大管家，全权负责房子的装修。

郭师傅在老家乌兰察布还有一些田地，很多年前，他来到呼和浩特打工，花二十多万元在二环外买了一处300多平方米的农村宅子，后来赶上拆迁，补了80平方米的房子和现金。我问他，既然有儿子，为何不要120平方米的房子，方便以后一起居住？他叹口气：抓阄没抓到好房子，不过还好，剩下的都补了现金。我

问他，钱没拿来投资吗？他说没有，存着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用。

两个人一边聊天，一边挂窗帘，敞开的窗户有风徐徐吹来。房子前后都是四层的楼房，这让窗外看上去特别开阔，仿佛整个城市尽收眼底。附近小学的孩子已经放学，还在楼下的篮球场上流连忘返，于是便有砰砰的篮球声传来，夹杂着进球时欢快的喊叫声。我忽然喜欢上这座隐匿在繁华中的房子散发出的烟火气息。

等所有需要我支付工钱的师傅都离开了，我又花两个多小时打扫房间，看看差不多了，才叫了外卖。已是下午5点，我才刚刚吃上午饭。手机支付费用时，发现这两天因干活过多，手指磨损过度，指纹竟然无法完成支付，忍不住笑，想这高科技原来也能清晰感知人的变化。

吃饭的时候，听到附近小学的广播里，一个小女孩正激情昂扬地朗诵一首诗歌，这久违的来自纯真校园的声响，无意中听到，竟如此动人。我倚在沙发上，一边出神地听着，一边环视着簇新的客厅，黄昏的风徐徐吹进来，犹如一只温柔的手，抚过这间老旧却温暖的房子。我真想在这里闭眼睡上一会儿，像一只暮年的猫，或者头发灰白的老人。

（本文作者为80后作家，山东泰安人，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任教于内蒙古大学）

笑容。嘴馋的时候，奶奶还会给我们做疙瘩汤。疙瘩汤做起来方便快捷，奶奶在灶台前忙活一小会儿就能煮出一大盆，汤里撒些蔬菜，加点盐，小孩子都可以喝上两大碗。

父亲总喜欢锦上添花，想着法子喂饱我们这些小馋猫。他前脚把面粉担回家，后脚就出门榨菜籽油。我们那里有个习俗，谁家打了新油，一定要炸把吃，并给邻居们送些，叫做“尝新”。所以，第一桶油送回家后，母亲就忙着招呼我们炸菜油把。刚出锅的，还起着油泡的把，被孩子们抢着吃，然后端给邻居们品尝。一块块金黄的菜油把，满是夏天的味道。

每年夏至前后，父亲总要挑担新麦做面食，不断滋润着我们的味蕾。每一种面食里，都有夏天的记忆，都有爱的味道。

（本文作者供职于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政府）